

柯切托夫和他的《茹尔宾一家》

杜 家 驹

柯切托夫是苏联著名的小说家和社会活动家,他全神贯注于当代的现实,是一位复杂而具有相当思辨能力的艺术家。他的许多作品刚一问世即引起国内外广大读者的兴趣,有的还常常引起争议。柯切托夫在中国也是颇受瞩目的。从《茹尔宾一家》开始,他的长篇小说《青春常在》(1954)、《叶尔绍夫兄弟》(1957)、《州委书记》(1961)、《落角》(1967)、《你到底要什么?》(1969)以及最后一部未完成的《雷电击顶》,都已经译成汉语出版;苏联当代作家当中,柯切托夫是在中国介绍最全、作品翻译最多的一位。

《茹尔宾一家》(1952)是柯切托夫转向工人题材的第一部巨著,也是使作家获得巨大声誉的一部作品。1945年卫国战争结束到五十年代初,苏联正处于国民经济恢复和发展的时期,苏联人民既要以顽强的意志投入重建家园的战斗,又要以奋起直追的精神迎接世界经济复兴、技术革命浪潮的挑战。在这样一个时代背景上,柯切托夫写成了这部讴歌现代化生产革新和赞颂科技理论学习的小说,并把劳动者作为“地球的主人”来塑造,歌颂了他们的创造精神和革新勇气,从而给苏联文学的工人题材创作树起了一个新的雏型。直到今日,这部小说还吸引着苏联广大读者,甚至早把当年许多作品遗忘了的评论界,谈起关于工人阶级的文学典型,也必提《茹尔宾一家》。苏联文艺界在评论战后工人题材作品时,总是把《茹尔宾一家》列为最优秀最成功的作品之一。

小说的中心人物是船厂里茹尔宾这个工人家庭的祖孙三代人。

第一代——马特维。他生活经历丰富,参加过建立苏维埃政权的战斗,在建设社会主义工作中他始终为工厂操劳,年近八旬,却老当益壮。

第二代——马特维的两个儿子:大儿子伊里亚,二儿子瓦西里。他们曾同父亲一起为建立和捍卫苏维埃政权而战斗过,现在已成船厂骨干,伊里亚是船台主任,瓦西里是厂工会委员,后又担任俱乐部主任。

第三代——伊里亚的儿女们:老大维克多是有创造的木模工;老二安东是高校毕业的造船工程师、改建船厂计划的提出者;老三柯斯加是能干的电焊工;小儿子阿列克赛是优秀的斯塔汉诺夫工作者,总是超额五倍地完成自己的工作。

在卫国战争结束后重建家园的艰巨劳动中,人民表现出巨大的热情和顽强的意志,就是在这样一个英雄倍出的年代里,作家写出了有关劳动和劳动者主题的作品。

小说通过一位初来工厂的工程师季娜的眼睛,向读者展示出一幅幅劳动图景:

“她聚精会神地看着一个圆脸的年轻女人,穿着蓝裤子白上衣,头上扎一条花头巾,在脑后结成结,活象翘着两条小尾巴,长得小巧玲珑,半男人式的服装,更加显出了她的曲线美。她弯腰在一个白发苍苍的老爷爷跟前,老爷爷坐在钢板上,在将来需要铆铆钉的地方画着圆圈圈。老爷爷显然画得不对头,因为那年轻女工三番五次地象老师教笨学生那样捏着他拿着粉笔的手在钢板上画起来。老爷爷低头想一会,望着两人的手画出来的粉笔道,点了点雄狮般的头,表示同意。”

这位“外来人”还饶有兴味地观看铆工组长(阿列克赛)工作的情景:

“季娜的眼睛死盯着组长的手，手的每一个动作都计算得那样准确，就好像和铆钉枪联成了一个统一体。季娜面前，好象是一条传送带在高速地滑动着。上年纪的炉工轮流用钳子从炉子里夹出铆钉，在铁砧上一敲，敲落铁滓和炼焦，递给助手，助手挥起手锤把铆钉敲进钻孔眼，组长使用铆钉枪打个不停，两张外板接合的地方，铆钉眼一左一右地越来越长了。”

在人们习以为常的生活里作家看到了不寻常的东西，工厂的生活在作品中呈现出一派丰富多采、生趣盎然的景象。

从结构上讲，《茹尔宾一家》是一部家庭生活小说。“家庭小说”在文学史上并不少见，如高尔斯华绥的《福尔赛世家》等，这些小说在一定程度上也触及到了社会问题，描绘了某个家庭、某个阶级从极盛到衰落的过程。而《茹尔宾一家》却描绘了人类的主要阶级——工人阶级及其他劳动者通过自己的双手使他们的国家从被战祸毁坏走向复兴的过程。作者把一个家庭作为一个船厂甚至整个工人阶级的“缩影”来写，从这个家庭表现出整个工人阶级的主要特性，表现了工人们新的生活道路和世界观，从而达到了一定的时代深度。

作家满怀热情地刻画了茹尔宾一家人各具特色的形象，把他们作为英雄人物来描绘，提出了当代工人的典型。他们过去为苏维埃政权、为保卫祖国而战斗过，现在又以忘我的激情投入建设洪流。正是这样的英雄人物把顽强、忍耐精神和创造的机智结合在一起，他们除开国家的利益，没有别的任何私利。家庭中的每个成员都认识到：“我们是工人啊！……咱们和国家走着一条路，国家穷的时候，咱们也穷，国家富裕了，咱们也好起来了。”

在众多出场人物中，伊里亚·茹尔宾是最为完美的一个形象。这位船厂老工人热爱劳动，热爱自己的职业，不仅是因为每个职业都有它本身的浪漫主义气息，更重要的是他感觉到了自己的责任。他有三十多年的工龄，技艺高超，经验丰富，已经是厂里的船

台主任了，却仍然能接受技术革新的挑战，为了掌握新的知识而重新学习。他常常与人争吵，特别是与老友亚历山大·巴斯曼诺夫的争吵在小说中时有所见，但这种种冲突却更加突出了伊里亚的性格，表现了他对新生事物的爱护态度，刻画了人物之间的亲密关系。他并不是“一贯正确”的“完美无缺”的人物，当他的二儿子——工程师安东带回改建船厂计划的时候，他如坐针毡，惶惑不安起来；一个五十多岁的经验丰富的老工人，却还要从头从基础学起，他感到难为情。但他坚信改建船厂计划的正确性，抱定目标不落后来，克服自身习惯势力的影响，克服体力、智力上的许多困难，行动坚决地去重新学习，一场真正的战斗开始了，而以伊里亚的胜利告终。作者柯切托夫在他的另一部小说中曾通过一个人物说出了自己的看法：“有人说没有理想的英雄，我认为如果现实中没有这种人，艺术就有义务去创造出来。没有理想就没有生活。艺术不是照相，它能创造一切，它一定要塑造出理想的英雄。”伊里亚·茹尔宾就是一个“如石雕一样完整”的形象（西蒙诺夫语）。

长篇小说《茹尔宾一家》还着力描绘了阿列克赛·茹尔宾这样一个青年工人的形象。这个青年的生活道路并不平坦：卫国战争打断了他的学习，因厂里人手不够而进厂当了工人；但他努力工作，连连创造生产上的最好成绩，成了斯塔汉诺夫工作者，光荣榜上有名，在报刊、广播里也成了新闻人物。但在技术革新的时代，船厂要改建，他所熟悉的铆工技艺也要被电焊代换。与此同时，他的未婚妻卡佳又因幼稚上当而跟了别人。然而，在苏维埃政权下，经过老工人们（包括他父亲伊里亚）的教育和帮助，阿列克赛并没有被压倒，他说：“工作我是不会丢的，不工作，我活不下去。”他无比热爱劳动，又有不可遏制的求知欲，这个早已成为本行工作能手的佼佼者，为了国家的利益，又从头学起，掌握了第二种手艺——电焊，还考上了

造船学院函授部。读者为他生活上的挫折和性格上的一些弱点而发出苦笑，读者也为他能伸出热情的手把迷途的卡佳和她的孩子接回家中，为他这种高尚的情操而流出热泪。小说里，人物的个性，他精神方面的成长，总是和他对劳动集体的责任感联系起来。从这一角度看，青年工人阿列克赛的形象特别有教育意义。

柯切托夫写这部作品，不在于解决生产上组织上的课题，而在于解决道德上的问题，这就决定了小说在情节上和冲突上的特点。作家歌颂这一群劳动者，着力写出他们的心灵美：他们都有历史责任感，深刻理解个人与国家的命运联在一起；他们感情充沛，心地善良，胸怀宽阔，性格坚强，从而成为乐观、有信念而无私的人。作者还通过两代人重新学习，通过素有创造精神的劳动者再进行科学探寻的情节，揭示出一个时代的真理：单凭“工人的本能”是不行的，工人和企业干部必须知识化、专业化，才能科学地组织劳动。从这一意义来说，这本五十年代的小小说在我们今天的八十年代仍有其教育意义。

战后的苏联，人民的生活是很艰苦的，但他们在重建家园的劳动中表现了极大的热忱。作为一个作家，既要在作品中刻画积极的、热忱的、忠于共同事业的人物，又要把生活里的矛盾和困难反映在作品里。可是在四十年代末和五十年代初，苏联文艺界“无冲突论”泛滥成灾，达到了高潮，作家不可能去反映现实生活中的不良现象、矛盾、困难、阴暗面，即使作了一点点反映，也常常是跳不出一个小集体的框框，困难、矛盾的克服也被描绘得较为轻松，人物的内心世界的揭示也不总是那么令人信服。在这种条件下《茹尔宾一家》的出现，说明了作家的勇气和远见。柯切托夫通过一系列事件表现了新与旧、善与恶的矛盾交错，把人物的生活紧密地与他们的事业联系在一起。——作者在此表明了他独特的才华，引人注目。

柯切托夫特别注意情节的安排。小说一开场的那个枪声使读者长久难忘：那是“五一”国际劳动节的晚上，茹尔宾家的一个“第四代”诞生了，伊里亚不是把这当作一个普通孙儿的诞生，而是把这看作世界上又多了一个“未来的工人”、一个“资本主义掘墓人”来庆贺，于是手拿猎枪鸣枪当礼炮。常言道：“一锤定音”，可这里是“一枪定音”！这个充满幽默感的欢乐场景既表达了作者对劳动和劳动者的崇敬和爱，也起到了一首乐曲中主旋律的作用：制约着整部长篇小说的艺术结构。

小说中关于人的使命，关于工人阶级在生活中的地位，关于过去、现在和未来的思考，争论是很多的。往往通过一两句对话，展示了人物的性格，例如巴斯曼诺夫和伊里亚·茹尔宾这一对老朋友的下段对话：

“你本是个工人，伊里亚……可有时你看来就象个富农，不管什么都得给你。”

“你需要懂得这中间的区别呀，萨尼亚。富农是往自己手里拨拉，我呢，是为了工作。每个人都应该为他所担负的工作而争闹，否则他就是个窝囊废。我可不希望当个窝囊废。”

为了描绘人物性格的形成，为了给情节的发展作铺垫，作者有时惜墨如金，只作这两句勾勒，有时又渲染如泼墨，作大段细致的回叙。小说里关于马特维爷爷的往事就整整写了九页，却依然很有吸引力。马特维当过龙骑兵，与一波兰木匠之女恋爱结婚，这段故事本身就是以作家父亲为原型，才能写得如此亲切动人。

对人物性格和生活细节的高度重视，再加上运用语言的成熟技巧，才使小说读来兴味盎然。《茹尔宾一家》语言精确，表现在作者熟悉生活以及对技术用语的选取运用上，表现在作者的描叙带有浓厚的感情色彩上。小说里运用了一些技术专业用语，同时又用了一些通俗的形象比喻（如“服装店”、“剪裁间”、“针眼”等），但读者不感索然无味，而是感到那个庞大复杂的船厂已被认识，已被

摸清。

柯切托夫之所以能如此栩栩如生地描写劳动场景和劳动的人们，是与他深入生活、熟悉生活分不开的：他十几岁就在船厂做工，后来当记者时也深入过工人的生活，在创作《茹尔宾一家》之前既写过其它题材的中长篇小说，也写过有关船厂工人的特写和短篇小说。高尔基说：“要把劳动和劳动的人变为作品的主人公。”柯切托夫正是满怀热情地去努力实现这个目标的。

这里还得提到作家的感情。柯切托夫在回忆自己少年时代的船厂生活时写道：“我最难忘的是早期生活的一些经历。……工人阶级崇高的道德品质，他们的勇气、诚实、同志爱，他们的坚定和忠心，使我觉得欢欣鼓舞。……我一直在记忆里积蓄着他们的品格和行为的范例。”他写《茹尔宾一家》，就是要通过一个家庭写出一个阶级，通过鲜明、突出的个性概括出一定阶级某些共同的本质特征。如果没有激情，他便不能成功地做到这一点。正如法国作家亨利·特洛亚所说：“一个真正的创作者之所以不得不写作，并非为了要尝试某种未曾有过的表现方式，而是出于内心的冲动。”——对劳动和劳动者的爱，这是柯切托夫写作《茹尔宾一家》的一个基点，也是我们可以从中吸取的一个经验。

吸取经验不等于照搬经验，评价一部好小说不是为了把它作为“样板”。《茹尔宾一家》之所以成功，在于它发展了自《水泥》（革

拉特科夫著）以来苏联文学描绘工人阶级的优秀传统，在新历史时期的新人身上揭示了代表时代特征的新事物。与《茹尔宾一家》同时，先后出现了雷巴科夫的《领导者》、潘诺娃的《克鲁日里哈》、格拉宁的《探索者》等长篇小说，这些作品在揭示当代工人个性，展开新与旧、进步与保守的斗争方面，都取得了突出的成就，而《茹尔宾一家》则是最成功的一部。但柯切托夫却在以后的创作中常常沿用了这部作品中所采用的手法，如以“外来人”作为开展情节的穿针引线人物（《青春常在》中新所长的到来，《叶尔绍夫兄弟》中卡扎科夫夫妇和阿尔连采夫等人物的出场），如给一些优秀人物加上伤残的相貌（马特维·茹尔宾和德米特里·叶尔绍夫脸上都有伤疤），或者把心地善良的俄罗斯妇女写成外表瘦弱、小巧玲珑的女人等等。这固然也是写作的一种手段，但运用过多则有“似曾相识”之嫌。

总之，《茹尔宾一家》是一本歌颂劳动和劳动者的书，它所塑造的伊里亚·茹尔宾的形象是一个真正的艺术创造。但在这部优秀小说中次要人物的形象比较苍白，有的人物高大得脱离现实（如安东），先进与落后、善与恶的斗争结局顺利得还有些出人意外。——这些虽只是这部作品的“白璧微瑕”，但也要看到，作家在冲破“无冲突论”之时，也还是蒙上了一点“时间的尘垢”。